



与贵州的神交,最初是从课本上“夜郎自大”“黔驴技穷”等成语开始的。去年,有了一次贵州湖光山色之旅,才真正投入贵州的怀抱。

抵达贵阳龙洞堡机场时,已近黄昏,整座贵阳城都沐浴在金色的余晖中。按网上预约,我们入住与贵阳地标性建筑甲秀楼仅一步之遥的酒店。

甲秀楼,矗立在南明河中的万鳌矾石上,始建于明万历二十六年(公元1598年),寓意“独占鳌头”,以培文运,振文教,鼓励勋贵学子勤奋学习,建功立业。走近它仔细观赏,甲秀楼朱檐碧瓦,三层三檐四角攒尖顶,层层收进,这种构造在中国古代建筑史上独一无二,具有极高的鉴赏价值。桥面至楼顶高约20米,楼侧由石拱浮玉桥连接两岸,桥上有“涵碧亭”,优雅精致。入夜,华灯齐放,流光溢彩,甲秀楼分外妖娆。我们品尝完贵阳正宗的红酸汤后,立即融入了观赏夜景的人流中。

夜色中,最引人关注的是那些身穿苗族服饰的姑娘们。头顶着叮当

作响的银饰的少女们款款走过,似石上清泉流淌。街头一家银店,师傅正在埋头加工一顶银帽。信步走进去与他攀谈,师傅说:“有衣无银,不成盛装。”银饰自古就是苗族必不可少的装饰品。苗家银饰以大、重、多为美,是财富的象征。苗族银饰图案繁多,既有生活中的花鸟虫鱼,又有想象中的龙凤瑞兽,还有象征勇武的兵器。师傅戴着银边眼镜,手拿锤子和镊子,精雕细刻,全神贯注。“稍一走神,就会出错。”他告诉我,“银帽通常有四五斤重,需要经过铸炼、锤打、焊接、编结、打磨等30多道工序制作而成。从早做到晚,两个月才能完成一顶银帽。”回头望,在璀璨的灯光下,师傅手中的银饰更加耀眼。

月上中天,音乐与喷泉共舞,共同描绘线条之美、色彩之美、律动之美。激光投影、数字科技、舞台实景演艺等多元形式,使得甲秀楼在光影交织中焕发新颜,为游客带来前所未有的体验。人们或在欣赏音

## 贵州行吟

□ 黄骏琦

乐,或尝着美味小吃,感受着夜色中的甲秀楼之美。美轮美奂的灯光,营造出一种氛围,让贵阳这座城市兼具历史感和现代感,似在告诉我们,无论经历多少沧桑岁月,甲秀楼依旧是贵阳的标志。

离开贵阳,我们自驾车在沪昆高速公路上疾驰,碧绿的山峰与苍黑的山脊一路延伸,看不到天际线。记得有句歌词是这样的:“马蒙山连着山外山,月光洒下了响水滩。”地处云贵高原边缘的贵州,是全国唯一没有平原的省份,被称为“地无三尺平”。两亿多年前,一系列的地壳运动将原本处于汪洋大海之中的贵州挤压出千沟万壑,挤出十万大山。它的东西南北4个方向群山环伺,东面是武陵山,西面是乌蒙山,南面是郎山,北面是大娄山,腹心地带为苗岭。这里的喀斯特地貌多样且全面,为贵州塑造了梵净山、双河洞等众多奇特的自然景观,堪称“公园省”“石山中的家园”。

山多,桥梁自然多。靠路边停车驻足观看,高速公路上的高架桥,或跨山渡岭,或锁河平溪,有的像是要将大峡谷两岸“缝合”一样。曾有专家赞叹:贵州真是一座桥梁博物馆。为《纽约时报》推荐贵州的一位外国旅行者曾在推荐理由中写道:新兴的高速公路已经改变了山地部落的交通格局,这里成为一个进出更加方便的古老地区。

抬眼望,山峰连绵起伏,山上灌木低矮,山如巨龙蜿蜒;看眼前,路边花草葱茏,“乱花渐欲迷人眼”。吊脚楼群集的村寨坐落在高处,仿佛穿着翠绿的连身长裙,一畦畦梯田优美地泻下山坡。阳光如魔毯,闪闪发亮,在林梢之上快速移动,不时有袅袅炊烟,为这片高远的天地增添了人间的安详、温馨。公路旁,“王若飞故居”“中国远征军出发地”等标志牌高大醒目,不时在眼前闪过,告诉人们这里的每座山都是有故事的地方,不由让我想起那首不朽的《忆秦娥·娄山

关》,吟诵着“雄关漫道真如铁,而今迈步从头越”的诗句,眼前浮现出当年红军“马蹄声碎,喇叭声咽”,鏖战娄山关的场景。

小时候在供销社里看到过黄果树瀑布图片,几十年后,我循着巨雷般的轰鸣声,真真切切地来到了它的面前。河水从七八十米高的断崖顶端凌空飞流而下,顷刻间,好似千军万马,仿若山岳震撼,“捣珠崩玉,飞沫反涌,如烟雾腾空,势甚雄厉,所谓‘珠帘钩不卷,匹练挂遥峰’,俱不足以拟其壮也”。宽百余米,如银河飞练的陡坡塘瀑布,是黄果树瀑布群中面积最宽的瀑布,也因为电视剧《西游记》中的片尾曲《敢问路在何方》的取景处而闻名遐迩。哼着那耳熟能详的旋律,眼前的景致显得格外亲切。

接下来的行程中,我们还要去领略小七孔古桥的风光,欣赏西江千户苗寨的歌舞,攀登梵净山的红云金顶……“路在脚下”。

开春时害了场咳嗽,喉头总梗着团柳絮似的痒。伏案写作时,这痒便顺着笔尖爬上稿纸,把字迹都挠得歪歪扭扭。案头那抹水仙也害了病似的,叶片蜷成问号,花苞迟迟不肯舒展。当笔尖的灵感第七次被咳嗽震落时,我抓过薄袄撞进了无锡吼山森林公园。

草芽正破茧,山径被染成青玉色。蒲公英在崖边抖开绒伞,种子们悬在风里打旋,它们并不执着于落在沃土还是岩缝。去年在断崖边见过一株,细茎从石缝里挣出来,顶着朵鹅黄的小太阳。忽然羡慕这些绒球,毕竟被风裹挟着流浪,也是种坦荡的活法。

山溪醒得早,蝌蚪聚成墨团游弋。蹲下看久了,水面忽然映出个倒影——是林老桃树把花影投进溪中,落红逐水,倒比枝头那些更自在些。想起小说《太白金星有点烦》里那句“太上忘情”,恍然惊觉深情与超然原是同根藤蔓——你看这春水载花,既满斟春色,又含得春色。

石壁在呼吸,整面青苔随山势起伏,绿茸茸的肺叶舒张收缩。早季蜷成铜钱大的胎记,雨季便舒展成翡翠帘幕。指尖触到温热的潮意,原来这些不问荣枯的生命,早把岁月盘成了掌纹。

焦木在生光。林深处有棵古银杏,半边焦黑的树干刻着雷火的印记。仰头望去,新芽从碳化的树皮里挣出来,嫩叶攥着绿手帕向天空挥舞。树洞里,几只新生的粉蝶正绕着去年的茧壳打转,薄翅沾满金粉似的阳光。

山风忽然卷来簌簌声,千年前的吟哦混着松涛翻涌:“人生到处知何似,应似飞鸿踏雪泥。”东坡的句子撞碎在岩壁上,溅起满谷回音。

日头西斜时,衣襟已兜满山色。归途采的小野花凝着露珠,与侍弄杜鹃的邻居目光相碰——她指指我怀里的野花,说了句“你抱了一怀的春天”。忽然明白“维修自身”不必闭关清修,给水仙换水,看炉火舔砂锅底,便是最好的修行。

深夜整理白日所记,惊觉咳疾不知何时消散?水仙终于松开紧攥的拳头,月光从花瓣滴到稿纸上,那些曾被焦虑揉皱的段落,此刻竟像春溪般自在蜿蜒。想来咳嗽是今春于我的战书,答案就藏在今日的山径深处。

春风撞开半掩的窗,倾侧半勺星光勾画起山的轮廓……

## 『你抱了一怀的春天』

□ 陆锋



## 奔跑在一路繁花中

□ 文雪梅

朋友最近在锻炼,早晨外出跑步成了每天的必修课。

“要么读书,要么旅行,身体和心灵总有一个要在路上。”朋友说,早起在路上奔跑,确实是一种诗意的享受,不求能跑多少步,能跑多远,图的是那段路上的诗意。“我跑步的那段路是临近陕西陇县北河游园景观水面的北河堤,新修的堤坝整齐牢固,湖面碧波荡漾,路边的鲜花盛开得姹紫嫣红,成群的蜜蜂在其间嗡嗡嚶嚶,伴着清风、鸟鸣一路向前,可以什么都想,也可以什么都不想,路

遇熟人相互亲热地打个招呼,或是停下脚步,彼此寒暄一番,生活的烦恼和纠结慢慢消失在脑后……”

听完朋友一番热情洋溢的感慨,我却不以为然。朋友起床的时间,大多数人还在香甜的睡梦中,懒得起床,谁像她一样“发神经”般去做那些无用功呢?某个周末,朋友打电话约我跑步时,我果断拒绝:“我要好好休息,才不去耗费体力呢,不去不去。”朋友笑着劝:“生命在于运动,3分钟后我在你家楼下等你呀,快点,不见不散。”

就这样,在朋友的“威胁”下,我不情愿地揉揉惺忪的眼睛,下楼加入了跑步锻炼的队伍。想不到,路上风景如画,幽静的小路上跑步锻炼的男男女女、老老少少,成群结队。我跟着朋友匆匆的步伐,奔跑在路上,不由感叹了一句:“看来,早起才能看世界啊。”果不其然,就像朋友说的那样,跑步的路上,空气凉爽而清新,远山如黛,近水含烟,繁花落香,一幅诗情画意美好模样。我们沿着平坦宽阔的道路,一路奔跑,我感觉心好像飞起来一样,轻盈而畅快。

跟着朋友跑了一次后,一整天,我的心情都美美的。于是,我和朋友约定,无论是刮风下雨,都要出去跑步,感受在路上的那份随机的诗意和美好。

那段路上,洒下了我们的汗水,留下了多少欢声笑语,还有难以忘怀的美好瞬间。还记得路旁,有一棵树盛开的樱花树,满树粉红的樱花正肆意绽放,宛如天边被揉碎的云霞,纷纷扬扬飘落人间,将整个世间点缀得如梦似幻,微风拂过,花瓣如同一只只轻盈的蝴蝶,在空中翩翩起舞,旋转、跳跃,最后悠悠然飘落地面。刹那间,地上就铺就了一层厚厚的花毯,跑在上面,绵软舒适,周围散发着沁人心脾的花香,走近它,贪婪地狠吸一口气,任思绪在那淡淡的花香中弥漫。每每我们跑到樱花树下,我总会禁不住停下脚步,抬头仰望,与一树扑啦啦怒放的花儿轻吻,好让花的气息,叶的气息将我紧紧包围。想想,这世间没有比这更温馨的场面了。

在路上,有朋友、夫妻、同事、亲子相伴,也有恋人携手,还有年轻人独自奔跑。有的人慢慢悠悠踱步,走得安稳惬意,有人跑得大汗淋漓,有人累得气喘吁吁,但不管是谁,每个人的脸上都洋溢着淡淡的笑容,写满开心和幸福。



“我见青山多妩媚,料青山见我如是。”当春日的风掠过发梢,十重大界山便心底勾勒出千般姿态。揣着这殷期奔赴,终于站在山脚仰望——在明媚的春光下,十重大界山连绵峰峦如黛色长卷舒展,新绿与繁花交织成锦绣,恰似一位盛装打扮的美人,以最动人的模样迎接着重道而来的客人。

十重大界山,顾名思义,十多座山峰绵延起伏数十公里,横跨湖南省新邵、新化、隆回三县,山高林密、险峻巍峨,平均海拔1100米,境内有风打洞、瑶寨遗址、葛公洞等多处文化遗迹。

其实对于登山,我是没有底气的,曾有因体力不支而半途折返的事发生,在伙伴们面前闹尽了笑话。面对这绵延起伏的山峰,我暗下决心:定要登顶,饱览这春日盛景。

上山的路是一条木栈道,有些地段陡峭奇险,需要小心匍匐爬行。栈道两旁,嫩芽从枝头探出鹅黄的脑袋,野花星星点点地缀满草尖,就连枯木缝隙间都钻出嫩绿的藤蔓——这些灵动的春之符号,将山路装点得诗意盎然。艰难爬行其间,每踩过一片湿润的苔藓,每拂过一缕带着草木清香的山风,都像是与春天在对话。

“芳树无人花自落,春山一路鸟空啼。”抬眼望去,群山宛如被打翻的天然调色盘:新抽的绿叶如烟似雾,初绽的杜鹃红若云霞,远处山岚氤氲成朦胧的青黛,与湛蓝的天空相映成趣。穿行其间,恍若步入水墨长卷,连呼吸都染上了清甜的花香。

愈往高处攀登,春的气息愈发浓郁。林间山雀婉转啼鸣,为我们加油鼓

## 与春天对话

□ 吴艳红

劲;道旁野樱、山茶次第绽放,粉白花瓣随风飘落肩头。半山腰处,挺拔的杉树与虬曲的古松间,还挂满了去年毛茸茸的野板栗,偶尔还能瞥见野草莓羞红的果实藏在叶片下,引得众人驻足。此时的十重大界山,正以鲜活的生命力演绎着独属于春天的热烈。

九百九十九级近乎垂直的台阶,是登顶前的最后挑战。汗水浸透衣衫,双腿似灌了铅般沉重,但远处若隐若现的杜鹃花海始终牵引着脚步。当终于登上顶峰时,眼前豁然开朗——山脚下新化三联响的玻璃桥亮丽如虹,下源水库泛起的粼粼波光隐约可见;西边山上云雾缭绕,似有

仙人隐于其间;东面的山峭壁嶙峋,与云海共舞;南边则是层叠叠嶂,在绿意中若隐若现。

山脊两侧,千亩杜鹃开得正盛。深红带紫的花朵缀满枝头,微风拂过,花海翻涌如浪,浓郁的花香裹挟着松针的清冽扑面而来。花丛间,洁白的油桐花似繁星点缀,金黄的楝棠花在石缝中肆意生长,就连不起眼的狗尾巴草都抽出了嫩绿的穗子,在风中轻轻摇曳。坐在温润的山石上,看流云在天际游走,听山风掠过花海的簌簌声响,登山的疲惫瞬间消散,只余满心欢喜。

在杜鹃花海里穿行了几个山脊,



杜鹃花盛开的十重大界山 李晓琳 摄



## 椰岛椰韵

□ 朱仲祥

隐或露。长长的椰子树叶在夜色中,

更显秀发飘逸,身姿婀娜,将这座城市点缀得生机无限,风情万种。

此后的几天,我们沿海南岛旅游东线,走走停停去往三亚,一路上见到了更多的椰子树。它们或生在山脚路旁,或长在田野村庄;或一株两株遗世独立,或成林成片蔚然深秀。每一株椰树都一柱参天、不枝不蔓,叶片临风招展如长袖当空,风流倜傥又落拓不羁。

而海南的城镇和村庄,就荫蔽在这些普遍生长遮天蔽日的椰树之下,宁静而安详,从容而淡定。一条条小路从椰林中钻进穿出,幽深而神秘。除了椰树之外,海南人还喜欢种植槟榔,许多人家的房前屋后能看到有槟榔树生长。它们也是一柱擎天、不枝不蔓,也只在树梢托举出一束宽大飘逸的叶片来。最初的时候,我无法分辨这两种树。当地朋友指点道:椰子树的树干要粗犷矫健一些,叶片也更加潇洒飘逸,像男人;槟榔树的树干更秀挺光洁一些,叶子呈伞状规整地

分开,如女子。

海南赏椰树数日,有两处画面给我印象至深。在秀美的万泉河边,在一片柔软的沙洲上,一大片椰树紧紧地依偎着,安静地似乎在用绿色的眼睛和我们交流,向我们诉说。我知道这里曾是歌曲《万泉河水清又清》里深情赞颂的地方,那段故事至今难忘。现在镇中那尊红军军的雕塑再次勾起我的记忆。如今面对这片沙洲上的椰子树林,眼前有风云翻滚,耳畔有乐曲铿锵,心中顿感肃然起敬。

而在五指山麓的陵水湾,滨海大道在山与海之间蜿蜒伸展,靠海一面的海岸线上,有许多嶙峋的礁石胡乱分布着,其间荆棘丛生杂树缠绕。却有一株株椰树,鹤立鸡群一般挺立其间,如海风中猎猎飘扬的旗帜。它们在这里不可能成林,只能一株两株地生长,却不甘僻远荒凉,不惧浪欺风辱,从容顽强地扎根脚下的盐碱滩,倔强地延伸着柔韧的根系。它们依然树干挺拔长袖轻舒,该开花开

花,该结果结果,努力展示旺盛的生命力。

如果说前面看到的椰树是激越、坚韧的话,三亚的椰树则温柔多情。城市靠海边有处叫“大东海”的地方,晚上朋友相邀来这里喝茶,茶摊就摆在一小片椰树林中。前面的沙滩如新月一般在海边铺展,海浪不断拍打着平缓的沙滩,亲吻着漫步沙滩者的脚印;沙滩外面是深邃的大海,夜幕深处闪烁着点点渔火。一轮满月正升起在大海之上,月光映照得万顷波涛闪闪烁烁,正是“海上生明月,天涯共此时”。而椰树仍然是这幅夜景的主角,秀挺的躯干环绕在我们身旁,感觉如朋友般亲近;头顶的阔叶辉映着皎洁的月光,在晚风中轻轻舞蹈。海浪的梦呓与椰树叶子的沙沙轻响相互呼应,组成一曲椰风海韵的优美交响。此时,你会感觉这月光是温柔的,晚风是温柔的,沙滩是温柔的,椰树更是温柔的……

海南地处祖国最南端,因气候条件和地理位置等因素,几乎每年要经



受台风的考验。俗话说:木秀于林,风必摧之。这些玉树临风的椰树,应该是首当其冲的吧?但别担心,椰树虽易招风,却也最能抗风。它们柔韧、倔强,经风风雨雨而百折不挠。每次台风肆虐过后,即使被风成片吹倒,但最先恢复生机的总是椰子树。没有这点顽强不息的精神,椰树不可能在海南茂盛地生长。于是我一路上观察,见到了不少台风留下的伤痕,也目睹了椰树在灾害面前的从容和顽强。

在椰树多情的陪伴下,我走进了椰岛一处处新风景。椰子树依然丰茂生长,呼啦啦生长在海岛的肥沃土地上,丰硕的果实挂满了高高的树端。